



金色的蛇夜

(下册)

无名氏（卜乃夫）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无名氏（卜乃夫）著

金色的蛇夜

（下）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(沪权)图字: 09-2001-2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色的蛇夜/无名氏(卜乃夫)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1.7
(无名氏作品系列)

ISBN 7-5321-2238-7

I.金… II.无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2955 号

责任编辑:陈朝华

封面设计:麦荣邦

金色的蛇夜

无名氏(卜乃夫)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5 插页 4 字数 575,000

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4,100 册

ISBN 7-5321-2238-7/I·1794 定价:39.00 元(上、下二册)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59671164



无名氏 原名卜宝南，后改名卜乃夫，又名卜宁。原籍江苏扬州，1917年1月1日出生于江苏南京。40年代，他的爱情小说《北极风情画》、《塔里的女人》风靡一时，令万千青年洒泪。书籍一版再版，生命力久而不衰。40年代开始创作代表作《无名书》（六卷）。其他作品还有青春爱情自传《绿色的回声》，散文集《塔里·塔外·女人》，随想录《淡水鱼冥思》等数十种。80年代初定居台湾。



ISBN 7-5321-2238-7



9 787532 122387 >

定价：39.00 元(上、下二册)

第七章



1

从三峡归来,印蒂又去过三次朝鲜,他的银行存折上的数字大大增加了。他用这买吃的、穿的、住的、玩的,特别是,那种飘忽的“一夜爱情”。盛繁虹也好,第二个第三个常绿也好,那些没有名字的女人也好,只要能给他刹那欢乐,就行。在这种“刹那爱情”以外,他把较科班的爱情课程,放在莎卡罗的客厅内。三峡回来后,正如她那封信上所说,他对他的印象“较不鱼腥”了。但三四个月过去了,在她客厅里,他依旧未看见她“一张较柔和明朗的女脸”。对于这张女脸,“明朗”大约永远属于天空,而不属于大地,彩云既不能变成脸上明霞,莎卡罗于是命定在阴暗朦胧中爬行,像一只天地混沌时的原始大爬虫。其实,他也没有“设法扩大它、挖深它、渲染它、丰富它、装饰它”。越往后来,越常接近她,他越明白:对于这样一个女人,任何人工感情手术都是白费。即使你不表现什么,她也早洞透你了。问题是,他们双方的角色,已经对调了。本来扮演航船的他,已反演港湾,而她却从港湾变成航船。港湾不需任何表现,最多只是动员所有洒水车 and 扫帚,把码头打扫干净,等船碇泊。是的,一切只需两条

极美丽伸展的迎接肩膀,最主要的,是一阵奇异和平的信风。

不过,这阵和平信风可也真难。因为,越是交往,他越发现她只是一团黑暗的谜,比埃及金字塔前斯芬克司所象征的那个谜更难解。

比如,一场火热喧腾的大筵会、大舞会,她在极度兴奋中,常常现出一种精疲力竭的样子,叫敏感者疑心:她只是印第安人手里的白种死刑囚,在遭火刑前,不得不参加一场有火光、有鼓声、有舞蹈的热闹祭礼。和一些学者在一起,在一大片滔滔雄辩、连讥带讪大嘲笑后,她常常噤默不言,变成个哑巴,仿佛自出生地球以后,从未发过一点声音。她设想千周万到,款待宾客,叫人人满意,在她殷勤举止间,印蒂却看出一种勉强与做作;她的豪放热烈后面,其实充满冷淡、漠不关心。她害怕太阳,怕太强的光,怕黎明、朝霞,怕太连续不断的应酬,这一切,不只是气质上或生理上的理由,也因为它们似乎会连带引起她的一些可怕回忆,以及一些她早已抛弃的东西又重显幽灵。她欢喜狂饮,酒后,却又被一些梦魇所纠缠,显得有点失神落魄。她欢喜大笑,笑得特别响,笑声里却盈溢空虚。她花一大笔钱,包剧院前二排,捧音乐家,捧名伶、名票,她自己常不终场,就悄然离去。她从不谈自己身世。更厌恶谈过去。她究竟是谁?她从哪里来、她往哪里去?她打算什么?要什么?找什么?这一切,她全用一片五里雾封锁。她从最高贵最华丽的大饭店散席出来,常常跑到最下等的小酒窟小茶馆坐个两小时,让身前身后一片恶俗烟雾人声包裹她。有一个时期,她埋藏于书本;另一个时期,却曾几个月不看一个字。有一个时候,她天天谈时事,另一个时候,却一两个月不翻报纸。她爱花朵,却也爱凋残花葩;一簇簇败残花草常常逗留在她瓷瓶内。她爱大雾早晨,大雨午夜,常在雾里雨中漫长散步,回来后,却脸色阴沉,半天不说一句话,凝望

宜兴紫砂盆里一大束一大束的凋残水仙花，或大花盆里的圣诞红。她爱请客，带一大批男女朋友到夜总会，出发前，兴致勃勃，一到舞池，跳不了三支舞曲，又偷偷会帐，独自悄悄溜出来。她爱骑马，兜不了二十几个圈子，有时，就颓然跳下来。她爱打猎，打电话约一堆朋友，到郊外猎场，才到达，就废然抛掉猎枪，躺在草地上看云，或者睡觉。她爱旅行，买好了车票、船票，有时又让它们废掉。她坐火车去杭州，才抵松江，又转搭下行车回来。她的欢乐火焰，仿佛只燃烧在冲动的那一霎，或者，刚举步出发的那一霎，过了这一霎，不管有千百万种形式、等候她的欲望来满足，她已不需要满足了，火焰也早熄了。这犹如盛夏渴望饮冰，才一举起冰杯子，她却不想饮了，不，她已失掉未举杯前的那份饱满兴致了，扑通一声，连冰带杯，她摔在地上。当然，这些霎那剧变曲前面应加个“有时候”。因为，在另外时候，她并不如此。这一切又一切，印蒂一一收在眼底。他看得很清楚，这都是这个女巫的灵性凡尔登的裂缝、缺口，但他还不能详细抓住它们的深处和底层。他只知道，这个女人，处处强，又处处弱，处处顽健，又处处病态。不错，这是一张立体派的怪画，但形成这怪画的基本美术观点和理论体系，他还不能全部明瞭。

那是一个四月之夜，他兀坐黑色人造大理石窗沿上，凝望暗红月亮凄迷地爬上绿十字钢铁窗格。书斋的门轻轻敞开了。一个黑衣女人站在门口，像一棵生了双脚突然扭走过来的棕榈树，沉思、哑默，而又原始。一只壁虎样，她挨贴墙壁、不声不响。他扭开墙角五彩伞灯。他看见莎卡罗。有那么一会，他瞥见她慢慢向他走来，终于浮雕于房子中央，带着点疲倦，微哑着、慢慢吐了三个字：

“有酒么？”

从打蜡的柳桉玻璃食橱内，他取出一瓶酒，一只刻花凤尾

杯，倒了一杯，递给她。她举起杯子，一口气喝了半杯，深深的，喘了口气，慢慢慢慢的，把杯子放在矮茶几上。她端详室内陈设，迷茫而疲倦、似乎望见，又似乎没有望见。她的眼睛，仿佛一片木质纤维体，飘浮于汹涌沙潮。室内的月光、伞灯、瓷瓶、花盆内的树、书桌、玻璃、茶杯、咖啡壶、酒瓶、沙发……全是潮波沙浪，翻来卷去。接触它们，被它们吞卷，又被吐出，却还不能渗透它们。这片纤维飘浮体，便飘向窗外，升降于都市夜火的花花簇簇中。她的古埃及画雕似的脸孔，显出一份朦胧、隐约，好像罩在土耳其女人面纱里，纱网后面，断断续续的，开始响起一阵缓慢的喑哑声音：

“……午夜，我的客厅里，挤满客人，舞会正在高潮，人们狂欢。……我突然想离开他们，离开这一簇簇太明亮的灯火、舞乐、酒杯、四月的花香。……真奇怪，在最高潮的欢乐里，那种奇异的难受！……在这片红色月光中，我作了次长久散步。我不知道往哪里去？……到处都是红色月光，红得像尸骨上的血。……不知道走了多久，我倦了，渴了。我突然想起，你就住在这附近，而我还没有来过。……我希望在你这儿发现一杯酒。……深夜，一杯酒和一朵灯火一样，给予大隧道内旅行者很多很多。……我预感，这样的红色月夜，你不会很早上床的。”

他不开口，拿起酒瓶，把她杯里的残余空间填满了。她举起杯子，饕餮的喝着，像一只峰囊太久没有贮水的骆驼。一杯酒喝完，当他第三次举起酒瓶时，一阵汨汨酒声中，她的眼睛掠过瓶上的商标图案。“哦，又是斧头牌白兰地！……”陡然回忆起什么。“你对斧头牌白兰地似乎很有好感。在我家里，不只一次，你向我要这种酒，它给你特殊的味觉么？”

“没有什么特殊味觉。”他苦笑了一下，微微沉下眼睛。“它只是给我一点幻象，许多年前的，那些已经失去的、云朵一样的

幻象。来，再喝一杯吧！”他举起瓶子，再一次填满杯内空间，又从橱内取出另一只刻花凤尾杯，为自己注满一杯。他碰碰她的杯子，喝干酒。一刹那间，他们的视线缠结在一起。深深的，她凝望他好一会，那只涂着浓浓眼油的妖艳眼睛，挂在他脸上、肩上、身上，仿佛是一些繁茂枝条，枝头末梢处、则是一片烟雾朦胧。那画得有点发育的黑黑眼圈，在枝条上、毒蛇样蠕动着，也隐在烟雾丛簇里。

他放下杯子，走到食橱前，取出白铁咖啡壶，打开一罐 SW 咖啡，用棕色连环圆匙舀了几匙咖啡，注满壶里漏斗，从热水瓶内倒了两杯开水在壶中，把电炉插鞘插入开关圆眼中，开始煮起咖啡。一团团奇异虹彩，立刻闪亮于金属铜丝，比窗外月光还红。他取出白底蓝花糖壶，白铜糖匙，带耳的景德镇瓷杯、瓷碟。拿一罐菊花牌牛奶，倒了一些在大口瓷盂中。抬起眼睛，他看见她启开黑色手提皮篋。他止住她。

“不，我这里有最好的亨白牌，二号的。”他开了书桌抽屉，取出一个装潢精致的玻璃盒，揭开玻璃盖子，由盒中取出一枝平头 Old Hamba 递给她，划着打火机。

“怎么，你进步了，居然——”她喷吐一大口烟，大大的黑眼圈微微收缩着。

他微微苦笑。“你说过，‘一个男人不能抽雪茄，正像一个女人不能找野汉子，是一种弱点。’我想，这个弱点太容易杀死了，于是便买了一盒老亨白。”

“可是我并不大看到你抽雪茄。”

他讽刺的笑起来。“这是因为：我刚才所说的，只是一半理由，并且是不大重要的半个理由。另外半个重要理由是——”他走到窗前，望着窗外夜火，有好一会，微微带点沉迷情绪。“常常的，我坐在窗沿上（好像四个月前，我们坐在石门礁顶上一样），

凝望这片红与黑的城市,以及它的奇异美丽的夜。我想,也许,一个深夜,一个最深最深最黑最黑的午夜,你突然出现在我房间里,于是我立刻感到最大的歉疚,雪茄呢?啊!上帝知道我没有雪茄!”他的眼睛又一次转向窗口,讽刺的笑起来:“不过,今夜是一个红色的夜。”

她深深望了他一会,接着,视线掠到酒瓶上,慢慢道。

“还有酒么?”

他点点头,走到食橱前,从里面取出一瓶伏特加,却不打开。他建议式地笑道:

“先喝一杯咖啡吧!……你不觉得,在深夜里,咖啡香味特别迷人么?”

电炉现在是一张发怒的火鸡脸孔,红毒毒的,咖啡壶滋滋滋急喘,穿过漏斗的长管,一朵朵棕色咖啡浪花冲上玻璃球,噼噼跳撞。一阵白色蒸汽从壶嘴里喷出来,室内氤氲一片强烈香味。他沉思地对玻璃球下面的棕色浪花看了一下,拔掉插鞘,取下咖啡壶,倒了两杯咖啡,加了糖和牛奶。他们坐在长长矮茶几两边白藤马鞍椅上,开始喝起来。他用小铜匙搅着杯内的糖。

“对于某些东西像咖啡、雪茄,从前我不能深刻理解,但经历过许多深夜以后,我渐渐理解了。深夜,世界太静了,你渴望一点气味,特别是香气,这时,一片咖啡或雪茄香气便显示它们的魅力。这种香气不只是一种气味,也是一种声音、一种颜色,正好涂抹这块无声无色的世界画板。它们乐句一样的弥漫、氤氲、升降、袅溢,独身者沉浸于这种浓馥馥的雾里,他的寂寞斗室便变得有点可爱了。……的的确确,一个人只有在最深最深的午夜,才能触觉且理解许多事。”

“今夜,你坐在窗台上,红色月光里,在想些什么?”

· “什么都在想,却又什么也无法想。……坐在窗口,有千万

种感觉,却又没有一点感觉。这个世界所需要的,只是一些走动的石头,能吃能喝的石头。感觉倒几乎是一种罪过了。”把咖啡杯子放在瓷碟里。“你相信么?坐在窗台上,我常常有一种极古怪的念头,想从这六层楼上跳下去。这片高空下面的大街、对我有一种强烈诱惑,像一杯香弥漫的浓咖啡一样。”微微歇斯底里地笑起来。“有时候,我还有一些更骇人的古怪想头哪!”

她的黑暗眸子深深注视他的嘴,这张嘴上,现在开始添了一枝雪茄。下面的声音,是紧跟着一阵苍白雪茄烟雾,从那两片暗红嘴唇里漏出来的:

“在一个豪华大宴会里,我想突然当众撕掉她身上所有衣服,侮辱一个鹤立鸡群自命不凡的贵妇。或者,放一把大火,把这豪华房子烧光。……在政治集会里,我想突然举起手枪,杀死一个主宰千万人命运的所谓政治领袖或英雄!……天知道!我想我有点要发疯了!”他端起咖啡杯子,一饮而尽,脸上蜈蚣样爬满讽刺的笑纹。

“我了解你这些怪念头。”微微苦笑着:“当一个人生活里失掉一切以后,所剩下的,就只是一些怪念头了。”

她把雪茄菸蒂在烟灰缸里捺熄了,站起来。突然间,她似乎第一次望见四周陈设,看见这个房间,这个夜,这张浮在咖啡杯边缘上的单身汉的苦笑脸孔,而窗玻璃上似乎爬着红色月亮,像一只红色大爬虫。她在室内来回走着,那双属于埃及画雕上的大而黑的眼睛,幽灵样由远古沙漠上金字塔内彳亍出来,又慢慢的,野蚕样爬上这几扇黑色墙壁的釉金图案花纹上,……。这是一些它们太熟悉的同伴:壁画上没有头颅的女人,那些马首人身,鸟首人身,大玻璃黑橱里的白色骷髅头、灰烬、破片、殓布样的囚衣,那些多刺的仙人鞭盆景,而这幅面临死刑的玛特哈莱,嘴角上挂了朵蔑视而又阴森的狞笑。于是,这个充满葬礼情调

的黑色空间，忽然在窗内闪亮起一片片过分宁静的苍白帷幕，而今晚的红色月亮仿佛正爬上玻璃窗，冲入帷幕，……

她举起伏特加酒瓶，倒满两杯，走过去，陡然扭熄那盏彩色伞灯。

“来，喝一杯吧！一个人要喝酒，是必须在最大黑暗中的。”

他们碰碰杯子，她一饮而尽，接着，又为自己注满一杯，拿起杯子，坐到窗台上。她凝视那片投影在白色透明窗帷上的红色月光，方方的，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，正按着铁十字窗杆的分划。一杯伏特加下去，她的棕色脸孔，旋即阴红起来，正像窗外天空那轮红色月亮。这是一个红色月夜，她想说什么，做些什么，要些什么，却说不出，做不出，要不到。声音、动作、欲望，是一个太衰老的老仆，又聋又瞎，又钝又懒，尽她怎样使唤，他再没有反应了。“自我”正在强烈的反叛“自我”。而无论她静、她沉、她浮、她深、她前、她后，这一切再不是意涅洛斯竖琴，涓涓流泻，而是一块连耶稣也唤不开的石头，一片比永恒更永恒的凝固、封冻。她感觉窒息，而窗帷上那片红色月光也有点可怕。她转过头，这个灿烂的城市正在强烈地烧起一片片五彩霓虹幻灯，忽明忽灭，乍鲜乍淡，似一只只彩色花环眩惑她、沉醉她、抓她、拖她，虽然它们离她这样远，却又这样近。真正美丽的东西，不管怎样远，却总像在身边一样，一伸手就能抓住似地。而这正是最最糟糕的，她想。虽然抓不住，但假如偶然能抓一两个碎片，也好，她又想。

一刹那间，一朵灵感的火花，闪耀在她思想里。她似乎记起了什么，而那仿佛是太久太久以前的碎片、冰块，现在却漂浮到她身边。

她喝了一口酒，显得振作起来。她死沉沉的眼睛，定定瞧着他的身影，这时，他正在室内来回慢慢走，微微烦躁的，不时俯视

紫色地毯上的月光红色投印。

“我们总算认识一年了,你觉得莎卡罗还够朋友吗?”她的低哑声音是坚定的。

“有时很够,有时又不够。”他停下步子,站在她面前。

“哦!”

“有时你太够太够朋友了。有时又太不够太不够。”

“你意思说,我对千百人太慷慨,而对一两个人又太小气?”

“有点像。”

“有点像。”她讽刺地笑着,重复他。

她一口气喝干杯里的酒,跳下窗台,微微挑衅式的,以一种奇异声音问道:

“你见过长在巴勒斯坦湾死海底的玫瑰么?”

他摇摇头。

“好吧,明天下午八点,你来我家,我请你欣赏这种玫瑰。”

他深深注视她,那轮红色大月亮,正映照她酡红的脸,它古怪得像一尾鲨鱼脸。

2

翌晚八点，印蒂按莎卡罗指定时间，到她家里。一开门，传达邓发特别殷勤地告诉他：女主人已吩咐过，请他直接到她楼上起居室。

印蒂穿过华丽大客厅。秘书露茜小姐，正坐在沙发上，看一本新出版的小说。女管家玛丽小姐，则在收音机旁听法国古典音乐，是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。保镖桂大勇和汽车夫阿富，在弈围棋。厨师刘海松与尉迟礼，则下象棋。男仆赵昇、高鑫、阿霍、阿金、葛瑞祥、李昌及薛虎他们，却在打桥牌。连莎卡罗两个贴身女仆：飞燕和玉环，平日难得参加这种游戏的，今夜也双双坐在桥牌桌子旁边。这种愉快的和平场面，是一个信号，说明今夜莎宅既无任何宴会、约会，也不会有重要客人。这是莎卡罗的习惯，当她不准备接见任何客人，单独消磨时，就准许她私邸所有工作人员利用大客厅消遣，但有一个严格规定：绝不许酗酒、赌博、胡闹。因此，他们的娱乐便限于看小说、听音乐、弈棋和扑克游戏。凡是见过这类和平场面的人，没有人不承认，莎卡罗有一种驭人天才。尽管她自己浑身每一颗细胞都充满浪漫、离奇、变

态与病态，尽管这个主子几乎是S都市的腐烂面的一个缩影，但这里的每一名职工，却并不沾腐烂气息。至少，当他（她）们在工作时，丝毫没有一般低级社会的下流习气，而是受过相当思想训练的一种特殊风格：高贵、典雅、亲切、诚恳与殷勤。——这也是这个艳窟能远远高过S市一些其他艳窟的秘诀之一。

莎卡罗驾驭这些人的主要秘密，很简单。在这里，他们可取得所能取得的最高报酬，但如果发现有一人胡作非为，——包括酗酒、赌博、好色、抽鸦片等等，那么，立刻革除。此外，男的，她只用卅多岁有家室的中年人。不用太年轻太古老的。女的只用中年妇人，有夫之妇（飞燕和玉环名字，是莎给她们起的）。例外是露茜小姐与玛丽小姐，这个，以后我们再解释。

今夜，印蒂一出现在大客厅，所有的人立刻站起来，特别客气地或向他颌首，或鞠躬、行礼。露茜和玛丽走到他面前，格外热情地与他握手，笑着重复传达邓发的话：“莎小姐早吩咐过了，请您立刻到她个人起居室去。”

“谢谢你们！”印蒂也微笑着说。

莎卡罗的起居室在三楼。他踏上铺着绛红地毯的楼梯时，一路呼吸到强烈玫瑰花香。楼梯转弯处，堆簇一钵钵玫瑰盆景。电灯泡是淡红色，灯火红如彩虹。他在红色玫瑰与红色灯光中走着，感到一种幻想性的幽魅情调。

起居室的门半开，他轻轻推开，室内无人。里面是寝室的门。他猜她正在寝室。他轻轻用指头在门上敲了两下，似乎听见轻轻说：“进来。”

不经意的，门轻轻开了，他突然看见了——

啊！好一幅死海底的玫瑰！

一张赤红的嘴！一条赤红的身子！赤花花仰躺在五彩真丝织锦花毡上！这不是一条赤红肉体，是一条浅棕色肉体，和热带